赤溫　現代**AU**

百無聊賴地在沙發床上翻滾了一個上午，神蠱溫皇瞇著眼打了呵欠，覺得不是這裡叮叮噹、就是那裡Jingle Bell的電視台十分無聊，把遙控器一歪丟在矮桌上，拉起毛毯轉過身蓋住自己。吃完午餐的咖哩飯後，他看著背好包包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鳳蝶正走過他的眼前，他懶懶地喊了一句:「晚上呢？」

鳳蝶穿起毛靴，直起身子拉緊圍巾朝神蠱溫皇看了一眼:「你可以煮個泡麵，或是中午還有剩下一點咖哩。」

「耶，鳳蝶，妳怎麼好意思呢？」
「那真是不好意思呢。」

他被那話噎了住，悶悶地從沙發椅背後露出眼睛，委屈巴巴地盯著那個女孩。鳳蝶被那雙眼睛弄得有些不自在，無奈地道:「你不約赤羽先生嗎？」

赤羽信之介？神蠱溫皇腦袋閃過那抹紅色身影，不禁笑著搖搖頭,「那個人大概又要加班。」鳳蝶看著他聳了聳肩:「愛莫能助。」

「我該告訴千雪，他的教育方式可能要改一下。」
「環境給人的影響更大喔主人。我出門了。」
看那個人窩了回去，只伸出一隻手指揮了揮，鳳蝶無奈地彎起嘴角，轉身走出了門。

神蠱溫皇看了一眼電視上報導著耶誕城的盛況空前，許多的人潮擠在市集和聖誕樹下拍照，每個人臉上都是滿滿的笑意。其中一對情侶被採訪問話，看著女孩十分興奮地說人雖然多，但是過節還是要熱鬧一點才好，勾著自己的男伴笑得一臉幸福，對方也是寵溺的眼神看著身邊的女友。

『心機溫仔，你真的是很不浪漫耶，至少也帶鳳蝶出去走走呀。聖誕節可是孩子非常期待的一個節日呢。』
『我不過聖誕的，你也不用白費心思送我什麼禮物。』

神蠱溫皇拿起手機滑過螢幕上的紅髮男子照片，那人側著臉，十分認真地看著書，不受周遭打擾的靜謐。

『溫皇前輩，你寂寞嗎？』那個少年靜靜地看著他，問。
『神蠱溫皇，你真的很無聊。』他帶點笑意地哼了一聲。

「寂寞嗎？」帶著苦笑，他停在赤羽信之介的通訊頁面，遲遲無法按下通話鍵。
「那也不是我的錯啊。」

暮色漸臨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又睡著了，神蠱溫皇是被冷醒的，他睜開眼發覺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窗外點點燈光照進來。大約又是熱鬧的聖誕夜，他聽著外頭傳來聖誕歌聲。

「今天加班。」

他刷開手機，見到早上傳的那通訊息這才有了回應。神蠱溫皇輕哂，或許已經是常態，所以也不感到驚訝。他想，真的很忙吧，現在才回得了訊息，可能連午餐都沒怎麼吃，反觀自己突然覺得好像很幸福了。

這樣啊。

神蠱溫皇打了三個字加上一個句號，又覺得哪裡不對，一一刪去後又選了一個無奈的臉，卻又停住了手。

「聖誕節啊.....」
他吐了一口濁氣，浸染在暮色中，一雙眼中映出窗外的昏黃燈光。

街上紅紅綠綠的燈光、縈繞在耳邊的聖誕歌，還有穿梭在商店的一條條人影顯得十分熱鬧。有人說在人群裡更能感到自己是孤獨的，神蠱溫皇不想承認，卻是不得不承認——

應該說讓他獨自走上街已經是很難得的事了。

他只是很餓而已，晚餐自己微波咖哩吃、一邊看著電視什麼的顯得太寒酸，而且他的情人.....好吧，他只想帶點東西給那個人吃，雖然走過來都沒看到什麼適合他的吃食，他的胃病好像沒有好轉。

赤羽信之介對吃食還算有自己的原則，雖然日本來的他平時特別喜歡吃冷食，但偶爾也喜歡台灣小吃，特別是滷肉飯。

一邊走著一邊想，神蠱溫皇渾渾噩噩地來到了對方辦公的大樓下，他抬眼看了高聳的建築，呼出了一口冷氣，瞇起眼睛似乎在尋找有可能出現在窗邊的紅色身影。

「幾點下班？」他看著螢幕又頓了頓，刪除之後又重key幾個字:「我在你辦公室樓下。」

他沒有強迫威脅人的習慣，但是那個人總是會被威脅一下。所以當赤羽信之介氣喘吁吁地拎著公事包跑過來的時候，神蠱溫皇欣然承受了對方如刀的瞪視。

「神蠱溫皇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「耶，赤羽大人怎麼說得我找你一定得幹點什麼呢？」

赤羽信之介看著他，喘了幾口粗氣後撇過頭，勻了勻呼吸。神蠱溫皇看著他因跑步而顯得暈紅的臉，不覺心情好地彎起嘴角:「吃飯，今天可是聖誕節。」

對方撇過頭一臉看著稀有動物的神情,「你今天腦袋燒壞了？」
「你要這樣理解我沒意見。」他攤了攤手，一副無所謂的表情，赤羽信之介瞇起眼打量了一番，哼哼地笑了起來:「鳳蝶今天去約會了吧？你的好友也去陪姪子了？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來找我？」

神蠱溫皇心頭微動，卻不動聲色：「我可是好心陪你，這種時間還加班的大概也只有赤羽信之介了吧。」

赤羽信之介勾起唇角，湊到對方耳邊道：「能讓神蠱溫皇勞動大駕的，大概也只有赤羽信之介了吧。」

見到對方耳根發紅，赤羽信之介又笑得更開心了。他看著只套著一件大衣的神蠱溫皇，解下自己脖子上的暗紅色圍巾，掛在對方脖子上繞了幾圈。只見神蠱溫皇抬眼，對上他的目光，他道：「你穿得少，圍著。」

對方只是無語地垂下眼眸，任赤羽信之介摟過他的肩，在他耳畔說了句「聖誕快樂」，便走上了那條燈火通明的街道。#

鴆雁　現代**AU**

鴆罌粟看著大廳櫃台前正跟管理員討價還價的紅色身影，他身邊還放著一棵及胸的聖誕樹，管理員一臉頭痛地扶額又扶額，一邊和那個人講了又講，鴆罌粟突然有點想從後面繞過直接去搭電梯。

誰知一經過兩人，就聽上官鴻信出了聲:「這個人是我的室友，他能為我作證。」
管理員看了鴆罌粟一眼，喊住了他，正想開始新一番的辯論，卻見對方轉過頭來，只丟了一句話:「上官鴻信，你再不拿去退貨，就不准進家門。」然後颯爽地離開了大廳。

那個紅色人影聽聞摸了摸鼻子，看了一眼管理員，蹲下去抱起了那棵樹，轉身走出大樓。

叮咚。

鴆罌粟打開門就見上官鴻信抱著兩盆聖誕紅，一臉委屈地瞅著自己。他抬了抬下巴，要他放在玄關排整齊。

「明明聖誕樹比較應景的。」一邊嘀咕一邊擺放，鴆罌粟看著那個蹲在玄關的人，無奈地搖搖頭:「我實在搞不懂高材生的頭腦裝了什麼。」

「我也搞不懂醫生的腦袋裝了什麼。」

上官鴻信拿了一杯咖啡放在桌案上，又伸手摸了摸自己發紅的耳垂:「今天藥房不開嗎？」

「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。」鴆罌粟眼鏡反射出電腦螢幕的文件，看不到他的眼神。
「你是罔顧性命吧。」

不置可否，他喝了一口咖啡，伸手點了點電腦螢幕:「我的卡上多了兩筆帳目，你分析一下。」

「今天是聖誕節。」鴆罌粟點了點頭，示意他繼續說。
上官鴻信一雙眼睛亮亮的，把手中特大號的聖誕襪拿出來:「大一點，裝得多。」

「你是不是要說你很重義氣，也幫我買了一個？」鴆罌粟拿下眼鏡，揉了揉眉心，「對啊，我直接幫你掛在床頭了，上面還有麋鹿，很可愛吧？」見上官鴻信興致勃勃的模樣，鴆罌粟捏起桌上的黃色小鴨，收緊手指，那小鴨瞬間被擠得不成模樣，他一雙藍眸瞪了上官鴻信:「下次用你的一隻小鴨換一筆帳目，這樣的交易不過分吧？」

他其實有點受不了每次進浴室都看到一排黃色小鴨放在櫃子上，感覺被盯著洗澡一樣。

「對不起，我馬上去刷退。」
「不用了，」鴆罌粟呼了口氣，放下爛掉的小鴨:「反正今天是聖誕節。」
他拿過上官鴻信手中的聖誕襪，看著那個麋鹿，不覺皺起了臉:「真是有夠醜的。」

「你把沐浴乳拿去哪裡了？我差點拿洗髮精來搓澡。」
鴆罌粟坐在床上，從書裡抬起眼來，上官鴻信穿著上頭有著黃色小鴨的藍色睡衣拿著吹風機走過來——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也有一件黃色的。

「用完了。」他垂下眼翻了書，回道。
「那下次刷卡買沐浴乳。」他說，把鴆罌粟的回話給壓在吹風機呼呼的聲音中，而後又關起了它，一雙眼睛瞇起:「不可以拿小鴨抵押。」

鴆罌粟搖了搖頭，拿過床頭的手機刷了起來。上官鴻信轉發了一張圖，上頭寫著「聖誕快樂！分享這張圖，聖誕老人就會把你喜歡的人塞到你床上」他抬頭看著上官鴻信的背影，不自覺的微微笑了起來。

「上官鴻信，你想要什麼禮物？」
那人梳著頭髮轉過來，就見鴆罌粟噙著一抹笑，慵懶地靠在床頭，一雙湛藍的眼睛看著自己，顯得有些誘人。

上官鴻信放下梳子，指指床頭的聖誕襪:「我已經寫好紙條放進去了。」鴆罌粟被他弄得笑了出聲，招了招手讓他過來:「喜歡的人，是誰？」只見上官鴻信耳根紅了起來，想要轉身離開卻被拉了回來。

鴆罌粟看著他，眼神溫柔了些許:「離聖誕老人近一點，不是更好實現願望嗎？」#

=
[同場加映]

隔天，上官鴻信打開衣櫃的時候被一包乖乖砸中了頭，他撿起來看著塞滿衣櫃的乖乖，扭頭看了鴆罌粟一眼，只見對方無辜地聳肩:「我的願望只是你乖乖的。」#